

深夜漫步

林微音集

海派小品集丛

许道明 冯金牛 选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海派小品集丛

林微音集：深夜漫步

许道明 冯金牛 选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8 号

责任编辑 郭 玲
装帧设计 周建国

林微音集：深夜漫步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 20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字数 156.1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0

ISBN-7-5432-0194-1/I·26

定价：8.50 元

林微音集：
深夜漫步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前 言

当下海派文化、海派文学之类，不只被人说得眉飞色舞，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呼唤，文人雅士们不甘寂寞，“扑通扑通”地一个一个“下海”，大有北上西进、全面辐射的怀抱。时代新分子一激发，文学也会随之大转换，势所必然也。

其实，在传统的眼光下，海派再张狂、再妩媚，也难以摆脱“庶出”的命运。自它正儿八经来到这个世界，已近百年却从未享受过如今的荣光。它本出诸清末民初的梨园，与“京派”相对应而存在。两派最初虽有纷争，彼此却并没有特别的过不去。京派大师梅兰芳 1913 年第一回到上海，硕大无朋的海报给他的印象并不坏。在他大名之前冠以“敦聘初次到申独一无二、天下第一青衣”的字样，这在北京更是不曾有过的。不知是受用抑或惶恐，梅博士倒用了心考察了沪上剧目、舞台、灯光的种种，满脸是“很有些愉快和兴奋”的神色，甚至回到北京后，还说“受了海派的熏陶，得了许多实际的好处”。这实在是很令人留恋的气氛。

大概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情形才有了改变。不少在北方住久并住惯了的文化人随政治中心的移至宁沪一带，最终失却了旧京都的依持，纷纷来到南方。本来，南下便南下嘛，麻烦的是他们偏对南人的“学风”、“文风”很不以为

然，下车伊始，便生出了不少讽刺挖苦的冲动。鲁迅骨子里与“京派”的因缘并不浅，他初来乍到上海，对十里洋场文化人的作派也是很有些看法的。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便是著例。在老人家是松松爽爽的“一瞥”，落在海派文人身上的却是“才子加流氓”的沉重一击。大约两年后，“京派”重镇沈从文一味的天真，假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将海派文人的丑态大大地编排了一番。说沈从文攀附伟人、谬托知己是很可冤枉的，不过，他曾读过《上海文艺之一瞥》大可不必怀疑，他再三再四地申言，鲁迅等人虽身居海上，却不属海派，也是白纸黑字。小辈们的你来我往，免不了生出许多闲气，鲁迅似乎看不下去，出来讲话了——《“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京派”和“海派”》等三篇杂文已删削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的尖锐，代之以透彻而平实，对京海两派分别从现象到本质作了个性的定位。之后，两个派别依然存在，但似乎少有人再有兴味议论了，而它们在革命和反动较量冲突的巨大身影下也显得影影绰绰。八十年代以降，京味作品与海味作品时有问世，不过已与往昔的“京海”之别并不是一回事了。

鲁迅是说清了这层秘密的。他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

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京派”与“海派”》）目下坊间为海派文学正名的人，无论是硕学还是新秀，大都忘不了这只现成的援手；“近商”、“帮商”，商品经济对海派文学的制约和影响，大抵成为他们立论的发脚点和归宿。

海派散文小品作为海派文学殿堂的一角，亦当如是观。因着传统的养育和由现实刺激而萌蘖的人生需求，散文小品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是最有光彩的部门。朱自清曾认为它是一个“优先繁荣”的部门，最初的发展“绚烂极了”。海派自然也占有一席，不过较之“京派”，逊色得多。海派真正摆出大架势，推出大台面的季候还在三十年代中，当在京海闹过别扭之后。大抵对高压政治的共同反感和普遍畏惧，使它们彼此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并且在几个头面人物的动作下合好交欢。《论语》、《人间世》、《文饭小品》、《宇宙风》之类刊物的作者阵营便是明证。鲁迅终于也有些“糊涂”了，他在《“京派”和“海派”》中说：“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他所谓的“一路”，最突出地表现在散文小品领域。他的“糊涂”，大概包孕着巨量的轻蔑，因为他对高压政治一如既往地持有直面和抗争的态度。所以，全盛期的海派散文小品实际上是海上文人逃避政治压迫并且还得到京派文人同情和支持的产物。它们不是战斗的阜利通，不是匕首和投枪，大体确为远离现实风涛中心的小摆设。这类审美倾斜当然不伟大，但并不一概是麻木和沉醉，寄沉痛于悠闲的况味也不短少。其中相当数量的篇什宣叙着普遍性的人生感受，不仅是那一时期人们心灵写真的代表，后世的

人们也或多或少可以从中得到些启悟。不是英雄，未必都鄙薄，普通人的情怀多有可议之处，却自有其特别的体贴和亲切。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对它们的看法固然不乏崇高感，但终有过苛之嫌。执著于唯一的文学尺度，赢得了可能有的锐利和深刻，却牺牲了应该有的富丽和绚烂。

都市生活的快速节奏，实际上是与它背后的某种悠闲无聊相对应存在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固然是上海的特色，囿于写字间里的无聊散淡和亭子间里的狭促清贫，也是不该有的疏忽。海派散文小品对都市风景线的表现有学着法国拉博的模样“坐在头等车上”的，也有躺在兆丰公园的草坪上望着天空出神的；有胡闹的笔调，也有闲适的情致。随着京派小品作家的精神加盟，周作人式谈天说地的悠闲，废名式顾影自怜的风姿，梁遇春式旁征博引的快乐，也点化着海派的散文小品。上海社区文化的开放性，加强了散文小品吸附各类风格的能力，兼容并包，注重实利。它们对异域舶来品的趋鹜自然不用赘言，终究出诸中国人的手笔，那种按时下新名词“集体无意识”的东西也并不少。绅士与名士、市井气与书卷气相杂相陈。一如海派人物，其日常生活享受，可说是最现代化的，可是，长衫马褂，坐了流线型汽车，到红庙或城隍庙叩头烧香拜神求签，也不足为奇。这几乎已是常识。懂得了这层，便懂得了海派散文小品的大半。

上海人在中国是最会花样翻新的一群，说得漂亮些，上海人有独到的创造精神，喜好时髦，敢领风气之先。海派散文小品在表现技巧上对常轨大都取漫然的态度，对流行色和轰动效应却乐此不疲。刻意捕捉那些新奇的感觉、印象，竭力地把现代人的呼吸，现代生活的全景和节奏，缩入短小

的篇章中去,大抵是它们共通的特色。以往相当发达的絮语体,依然保持着它的幅员,那种本出诸和静的抒情似乎更谐和着个人性格的基调,本土的神韵和外来的幽默相渗透,雅驯和俗谚相融合,显现出活跃的体貌。当然更多的还是来自都市生活的刺激,敏感和细腻地表现瞬间的感触,发挥哲理大义,点透现代社会的世态炎凉和各色人等的众生相,并且大都最没有架子,往往信手拈来而尽得风流。倘若以往的上乘小品多在比才情,那么海派小品则在比感觉;倘若以往上乘小品多在追求醇朗和圆熟,那么海派小品则赶赴尖新和效应。它们机敏灵活,变化多端,有某种“魔术”味,它们以没有执着的个性而形成自己特殊的个性。一阵风一阵雨,一如街头的女孩子,今儿流行红裙子,明儿黑头发又飘起来,只要是最新的最摩登的,她们大都难以按捺住激动,日新月异为她们心向往之,而海派散文小品在表现技术上也是以日新月异为理想的。

对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发现,曾使“五四”的散文小品留心于人生世俗的体察和描写。以身边琐事为对象,观照人生真义,领略人生情味,追求生活风趣,几成一时之好。二十年代末,社会矛盾和作家思想的转向改变了散文小品的题材走向,连写过《背影》、《荷塘月色》的朱自清都发出了“这个时代,‘身边琐事’说来到底无谓”(《欧游杂记·序》)的感叹。海派散文小品却继续发展了“身边琐事”的传统,甚至因为有些话不便说不敢说,硬是在题材取向上由社会退向个人,并且还褪去往昔这类题材的理想,加重加浓了对于人生风味的吟诵,加重加浓了散文小品的消遣性品格。它们多无堂皇的用心,供人休憩解颐,避风息凉占去了大半的功能,

犹如一丝微笑，一声叹息，一勺冰淇淋，一把五香豆。几乎没有什么惊人的思想，更谈不上艺术的坚致，然而它们点点滴滴的魅力恰好适应着置身于商品经济漩涡中的市民心态。日日紧张的生存条件和善于精打细算，养成了沪上民众普遍关注努力和积累，对实惠的追求和对自身精力的宝爱往往使他们不太计较品位格调，唯痛快、新奇、有趣是上。这类十字街头的审美趣味大不同于象牙塔的审美趣味，失去了严肃却获得了通俗。正是这种通俗化，连同现代化，使海派散文小品在满足读者消费的同时，也刺激了作家的生产。

总之，同政治保持距离和对商品经济的适应是海派散文小品发达的原因，它与传统中国文学大异其趣，从而也蒙领诟病。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海派散文小品也确有它的负面，畸形的都市生活以及由它制约的整个社区文化给海派散文小品也带去了相当不健康的东西。历史上有“良性海派”和“恶性海派”之说，海派文艺中的市侩气、西崽相在散文小品领域中也并不少见。不过，因此而将它一笔抹杀，也是一种病态。特别在今天，繁荣社会主义现代化文艺，发展社会主义海派文艺，历史上的海派散文小品，是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的。

这位作家，读书界常和北平的那位才女林徽音相混。他们两人是很不相同的，不仅有男女之别，更有京海之分。大概正因着他们的太多不相像，北平的女性林徽音终于担心上海的男性林徽音辱没她的优雅和清名，下了狠心，甘冒“不孝”的罪名，把自己的名字在公开出版物上易为“林徽因”。林徽音(1899—1982)，江苏苏州人，笔名陈代。严格地说，他只是一个业余作家，主要供职于金融界，1932年一度

担任新月书店经理。1933年,与邵洵美、朱维基、庞薰琴等组织“绿社”,创办《诗篇》月刊。自二十年代末起,他写得多而杂,有人向他约稿,他自己说,“从来不知道说‘不’字的”,有人还戏言,“只要有钱,无论乌龟贼强盗的杂志,要他写文章,他都会写”(参见林徽音《散文七辑·序》)。他的写作范围相当广,一身著译两任焉,比较而言,散文是他最为当行的文体。曾经发表作品的阵地能够称得上“乌龟贼强盗”的,可惜还并不多。杂志有《洪水》、《语丝》、《真美善》、《新月》、《无轨列车》、《现代文学》、《文艺月刊》、《矛盾》、《现代》、《论语》、《中国文学》、《文艺风景》及享有光荣声誉的《大众文艺》。报纸文学副刊主要有《时事新报·青光》、《大晚报·火炬》,还有大名鼎鼎的《申报·自由谈》。我所以不惮烦地开清单,录以备考,以期寻些“抛砖引玉”的快乐。林氏散文集结出版的好像只有一本《散文七辑》(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

鲁迅和林徽音有过笔墨官司,林氏写过《略论告密》、《略论放暗箭》,读者可以参阅鲁迅《准风月谈》的“后记”,当然也应关顾林氏《散文七辑·序》的答辩。千秋功罪,当由后人评说。

林徽音散文最富艺术味的是收在《夜步抄》和《阑珊吟》中的篇什,可以说是“诗化的散文”,倾注着作者的诗情和诗艺。空灵、渺茫、精微,是它们的一般特色。和同期以何其芳《画梦录》、缪崇群《寄健康人》为代表的美文一样,林徽音将散文真正当成艺术来对付,善于全方位地运用一切艺术手段,诸如联想、想象、象征、幻觉、暗示、节奏等等,丰富扩张了散文表现生活实感和内心世界的能力,赋予散文以独立

自足的品格。当时有人指责作者在他那个时代不去写鲁迅那样“匕首投枪”样的文章，现在的读者大概也会指责作者写得过于感伤，这些意见都是合理的。对于《论语》小品，鲁迅极言写文章已无须再缜密，再精微，老人家好像自己从未真正放逐过“缜密”和“精微”。林徽音同现实确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也有激愤，也有压抑，他的感伤，既是他的软弱的表征，同时也是他的一种方式，他在《散文七辑·序》中有一则坦白的供状——“有人说我在逃避现实，其实我看我只是在选取现实。”

思想力的缺乏，使林氏的杂感性的小品写得相当紧张，短少了从容，蔓长着意气的枝叶，甚至还包含有错误的成分，当下的青年读者是应该注意的。我们的选录，用意在给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的资料。林氏数量不少的关于上海百景的文字，琐碎而忘记了必要的提炼，这些都是急就章，也囿于刊载阵地的性质和编辑先生的要求。不过，它们自有其特殊的价值，主要是属于认识方面的。作者的工作实际上记载了三十年代我国最大的都市自然的，尤其是人文的景观，对今天有着某种风俗史的意味。我们曾经说过海派的作品犹如一张张泛黄的黑白相片，倘若人们打算了解一些旧上海的“情韵”，那么，林徽音的散文大概不会使他们失望。当然，属于林徽音自身的，是他的那些上海写真，还有着一股扑面而来的颓放的气息，感受到这一些并且指出这一些，都是应该的。然而，在我看来，它们多少也能让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上海文化人的某种心态和生态，甚至也可以启发我们更精确地理解今天上海所出现的一切，它的现象，它的根源，以及它的前途。

本集选文除明显的文字误植予以改正外,一律按初版原貌排印。集题系选编者所拟。

许道明

1995年10月

目 录

独自地对着炉中的火.....	1
踟躅在向夜展开的毡似的雪上.....	4
深夜的漫步.....	7
空洞的跑.....	9
一天	11
有时	13
送葬	15
雨	17
通七	19
悔	21
困	23
被围的美	25
天竹和腊梅	27
观音桥	29
手的消失	32
海滨小坐	36
浴	38
坐五龙亭	41
过年	44
大生伯	46

致荔枝湾的荔枝	48
那柔软的一笑	49
小谈烟	51
杰克朴	55
坐茶室的气氛	57
十三	61
一阕	63
红风车	65
新夏威夷	67
黑眼睛	69
Sending Me Away with a Smile	72
我的一种享受	76
去了市中心	79
两个关切	83
吴中雨	86
秦淮风	90
阑珊的一晚	93
Baby, Let's Go	96
一九三四的最后的夜	101
冬至梦	106
讨一个吉利	108
微音顿首	111
上海百景(节选)	122
女性在游泳池	179
舞场的赐与	186
在那里女人已不再是女人	189

说骂.....	193
专家之形成.....	195
卸长衫.....	197
待聘.....	199
看眼睛.....	201
婚嫁是不是女子最好的职业.....	205
香烟与咖啡与夜.....	208
解闷方.....	210

独自地对着炉中的火

冬是一个留得住人在屋子里坐的季节，至少在晚上。在晚上，是冬天的，把室中所有的灯都熄了，移一张你所中意的椅子靠近壁炉，你可摆脱一切地独自在那里坐着，对着那在不息地跳跃着的火。是的，是要熄了室中所有的灯，甚至要把那在从窗榻玻璃向室中偷窥着的月的视线也要用窗帘拉它出去，使得室中就只有壁炉中的火的光，在那样不息地跳跃着的。

因为火在那样不息地跳跃着，以它所私有的旋律，以它所私有的节奏，室中的一切也似乎都显得在那里跳跃。要是你回望着，或者侧望着，那壁上的忽隐忽现的，忽上忽下的，忽左忽右的影，你就可看到你所想象得到的，或者甚至你所想象不到的，各式各样的活动的图案。而你自己的影也在随同它们波动得竟有的时候会使你相信在室中不只是你自